

我 自 己^①

主 题

我是诗人。正因为这件事人们才对我感兴趣。我现在就写这件事。至于其余的事情，只要在文字上站得住就行。

记 忆

布尔柳克^②说过：马雅可夫斯基的记忆就象波尔塔瓦的一条大路，——每个人都在上面留下他的套鞋。但我可

①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性的纪事《我自己》，是1922年为杂志撰写的，当时载在他的两卷集《十三年工作》里。1928年，马雅可夫斯基接着写完这篇纪事，并把它作为1929年出版的他的集子的第一卷的序言发表。

《我自己》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自传。这是一部艺术政论体的作品，只有了解了它得以形成的那种历史的和文学的情况，才有可能正确地了解它；就是说，这是一部充满着和二十年代文学流派的斗争有关的政论的作品。

② 大卫·布尔柳克(1883—?)，未来派艺术家和诗人，曾与赫列伯尼可夫和卡曼斯基共同创办第一个未来派丛刊《鉴赏家的园地》(1910)。

记不清楚人物和日期。只记得一些“多利亚人”^①在1100年迁移到某处去。我记不起这件事的详情，但这很可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“此事记于五月二日。巴甫洛夫斯克喷泉”——这个记忆毕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因此，我能在自己的年代记里自由自在地游泳。

主　要　的　事

我生于1894年7月7日(或者是1893年——母亲的说法和父亲的履历表不一致。总之不会比这更早)。^②出生地点是格鲁吉亚库塔伊斯省巴格达季村。

家　属

父：弗拉基米尔·康斯坦丁诺维奇(巴格达季村的林务官)，于1906年逝世。

母：阿历克山德拉·阿历克塞耶夫娜。

姊：(一)柳达。

(二)奥丽亚^③。

① 古代希腊主要部族之一，多住在多利亚、斯巴达、克里特和小亚细亚海滨一部分地区。

② 马雅可夫斯基于1893年7月7日(新历19日)生于巴格达季村，即今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马雅可夫斯基村。

③ 诗人的母亲叫阿历克山德拉·阿历克塞耶夫娜(1867—1954)，长姊叫柳德米拉·弗拉基米罗夫娜(1884—?)，次姊叫奥丽亚·弗拉基米罗夫娜(1890—1949)。

此外，马雅可夫斯基家大概没有别的人了。

第一个回忆

图画的观念。地点不详。冬天。父亲订了《祖国》杂志。《祖国》有一个《幽默》副刊。大家在谈论可笑的事情，并且等待着。父亲走来走去，唱着他唱惯了的“алон занфаан де ля по четыре……”^①。《祖国》送来了。我把它翻开，突然（一幅画）我大叫道：“多可笑啊！伯伯和伯母亲嘴哩。”大家都笑了起来。后来，当副刊送到而且果真有一些可笑的东西的时候，这才明白他们那一次不过是笑我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对图画和幽默的观念是有所不同的。

第二个回忆

诗的观念。夏天。家里来了很多人。那个漂亮的高个子学生是鲍·普·格鲁什考夫斯基。他在作画。一本皮面画册。纸质好极了。有一张纸上画着一个瘦长的人，不穿裤子（也许是穿着一条贴身裤），站在镜子前面。这个人叫做“叶甫盖尼·奥涅金”^②。鲍里亚是瘦长个子，这张画里的人也

① 据柳德米拉·弗拉基米罗夫娜回忆：“父亲喜欢用法语唱《马赛曲》‘allons, enfants de la patrie’。孩子们不懂法语。父亲便用俄语唱起来，‘алон занфаан де ля по четыре’，并且问道，‘呶，现在可懂了吧？’”

② 普希金诗体小说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主人公，马雅可夫斯基在这里把他的姓和名连写在一起了。

是瘦长个子。一切清清楚楚。那时候我以为鲍里亚就是这个“叶甫盖尼奥涅金”。这个想法一直保持了三年。

第三个回忆

实际的观念。夜里。爸爸和妈妈在隔壁房间里絮絮不休地低语。谈的是钢琴的事。我整夜没有睡觉。有一句话老在我的脑子里盘旋。一清早，我就飞快地跑过去问：“爸爸，什么叫做分期付款？”解释使我很满意。

不好的习惯

夏天。客人多得惊人。命名日一个接着一个。父亲夸我的记性好。大家强迫我为所有的命名日背诵一些诗。我还记得特别为爸爸的命名日背诵的一首：

有一天，当着一群同族的
山峰的面……①

“同族的”和“悬崖”这两个词使我生气。他们是谁，我不知道，但在生活中，他们是不愿遇见我的。后来我知道那就是诗意，便开始暗暗憎恶诗意了。

浪漫主义的根源

最初的屋子我还记得清楚。两层楼。上面是我们的家。

① 这是莱蒙托夫1841年写的《争辩》一诗头一句。头两句全文是“有一天，当着一群同族的山峰的面，卡兹别克和沙特山有过一次争辩。”

下面是一个酒坊。每年总有一次运来几大车葡萄。酒坊把葡萄榨了。我吃。他们喝。这儿全是巴格达季附近一座极古的格鲁吉亚要塞的领地。要塞的四角各有一座堡垒。堡垒的角落里都是炮座。堡垒里面有炮眼。堡垒外面有壕堑。壕堑外边是树林和豺狼。树林上面是山峰。我长大了。有一次我一直跑上最高峰。山峦向北方低下去。北面有一个缺口。我以为那边就是俄罗斯。非常想到那边去。

不平常的事

大约七岁。父亲开始带我骑马巡视森林。一个山隘。天晚了。有雾。连父亲也看不见。最窄的山道。显然是父亲用衣袖推开了一株野蔷薇的嫩枝。嫩枝一弹刺着了我的脸。我拔出了刺，几乎大叫起来。顷刻之间，雾散了，脸也不痛了。雾散了，脚下比天空还亮。那是电灯。那是纳卡希节公爵的铆钉厂。看过了电灯光之后，我对大自然就完全失掉了兴趣。那是没有改进过的东西。

学 习

妈妈或者哪位姐姐教我读书。算术在我看来是不真实的。分给孩子们的苹果和梨必须数一数。人把水果给我，我把水果给人，向来不数的。高加索的水果要多少有多少。我学会了阅读，很高兴。

第一本书

我读了一本《捕鸟人阿加菲亚》^①。如果那时再让我读几本这样的书，我就会什么书也不要读了。幸好第二本就是《唐吉诃德》。那才是一本书啊！我做了一柄木剑和一个木盾，向我周围的一切进攻。

考 试

迁居。从巴格达季迁到库塔伊斯。我去投考中学^②。合格。他们问的是关于铺（我袖子上的）——我答得很好。但是神甫问我：“奥科”是什么意思？我回答是“三磅”（格鲁吉亚语的意思）^③。那些殷勤的考试委员对我解释说，“奥科”是古代教会斯拉夫语，意思是“眼睛”。由于这个错误，我几乎考不取。所以我对一切古代的东西，一切教会的东西，以及一切斯拉夫的东西，一下子全都痛恨起来。我的未来主义、我的无神论和我的国际主义可能就是由此而产生的。

中 学

我读了预备班、一年级和二年级。我总是考第一。功

① 克拉甫季依·卢卡什维奇写给儿童读的一篇伤感的短篇小说。

② 马雅可夫斯基1902年5月参加库塔伊斯中学高级预备班考试，秋天入学。

③ “奥科”俄语是“OKO”，格鲁吉亚计量单位，通常等于俄国三磅。和“眼睛”一词古写相同。

课全是五分。读了儒勒·凡尔纳^①的作品。总之是幻想的东西。有一位大胡子发现我有艺术家的天才。他便免费教我。^②

对日战争

家里订的报纸和杂志的数目增多了。有《俄罗斯时报》、《俄罗斯语言报》、《俄罗斯财富》等等。我什么都读。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鼓舞。画着巡洋舰的明信片逗人喜欢。我放大并且临摹它们。出现了“传单”这个词。格鲁吉亚人把传单挂起来。哥萨克却把格鲁吉亚人吊起来。我的同伴都是格鲁吉亚人。我开始憎恨哥萨克。

秘密传单

姐姐从莫斯科回来。很热狂。私下给了我一些长条传单。我很喜欢，因为这是冒险的。现在我还记得。第一张上写的是：

想想吧，同志，想想吧，兄弟，
快快把枪放在地上。

还有一张，结尾写着：

……不然呀，没有别的路可走——

① 儒勒·凡尔纳(1828—1905)，法国作家，专写幻想、冒险小说。

② 马雅可夫斯基最初在库塔伊斯和艺术家克拉斯努赫学绘画。

只有带着老婆连娘带儿子一起投靠德国人……①

(关于沙皇)。

这就是革命。这就是诗。诗和革命不知怎的在我的脑子里结合起来了。

1905年

没有学习的心情。功课都是二分。因为我的脑袋被石头打破(在里昂河②畔和人打架)，所以才升到四年级——在复试的时候受到宽容。对我来说革命是这样开始的：我的伙伴，神甫的厨师伊锡多尔，因为阿利哈诺夫将军被人暗杀③，他快活得光脚跳上了炉灶。阿利哈诺夫是镇压格鲁吉亚人的。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。我也参加了。妙。我以画家的眼光来理解：无政府党人是黑色的，社会革命党

① “想想吧，同志……”摘自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极其流行的歌曲《给一个士兵》，作者不详。“不然呀……”摘自讽刺诗《我们在小城市的时候》(根据托尔斯泰的《在一个哥萨克兵的门前……》这首诗改写的打油诗)，作者不详。

② 流过库塔伊斯的一条河。

③ 这里马雅可夫斯基显然记错了。阿利哈诺夫将军是在1907年年中被打死的(在马雅可夫斯基迁居莫斯科两年之后)。这里可能是指在全格鲁吉亚具有广泛影响的事件——阿尔申·乔尔捷亚希维里于1906年1月在梯弗里斯暗杀格利亚兹诺夫将军。

阿利哈诺夫是旧俄陆军少将，1905年曾任库塔伊斯省省长，在镇压革命方面以残酷著称。

人是红色的，社会民主党人是蓝色的，联邦党人是杂色的。①

社会主义

演说。报纸。从它们得到的只是一些陌生的观念和词汇。我便自己设法来解释。橱窗里陈列着白色的小册子。“海燕”②。都是讲同一问题的。我把它们全部买了来。早晨六时起身。贪婪地阅读。第一本是《打倒社会民主党人》③。第二本是《经济学讲话》④。社会主义者说明事实和分析世界的才能永远使人惊奇。好像读过卢巴金的《读什么？》。于是阅读他所推荐的书。⑤我有很多读不懂。便请教别人。有人介绍我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。正好赶上学习《爱尔福特纲领》⑥。中间部分。关于《流氓无产阶级》。我开始自以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；便把父亲的那些独弹步枪偷了来，送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去。

① 无政府党、社会革命党都是俄国革命前的小资产阶级政党，十月革命后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。联邦党是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。

② 一个专门出版社会民主党书籍的出版社。

③ 布拉凯著的一本宣传小册子，内容揭露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诬蔑，并且阐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。

④ 本书的作者是卡雷谢娃。

⑤ 卢巴金著有一本阅读指南《在书堆里》。

⑥ 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。

我很喜欢拉萨尔^①的形象。也许，因为他没有胡子。显得年轻。在我看来，拉萨尔就是狄摩西尼^②。我在里昂河畔蹣跚。演说，嘴里含着石子。

反 动

据我记得，这是从下面这件事开始的：在纪念巴乌曼^③的示威游行中，当慌乱的时候（也许是当警察驱散群众的时候），我（已经跌倒在地）觉得有人用一面极大的鼓在我的头上敲了一下。我非常惊慌，以为自己垮了。

1906年

父亲去世。^④他扎伤了手指（在装订纸张的时候）。血液中毒。从那时候起，看到别针我就不能忍受。幸福从此完结。在父亲安葬以后，家里只剩下三个卢布。我们本能地、性急地卖光了桌椅。到莫斯科去。去干什么？那儿甚至没有熟人。

① 拉萨尔（1825—1864）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之一。马雅可夫斯基有过一本拉萨尔著的小册子《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》，书前附有作者像。

② 狄摩西尼（纪元前384—322），古希腊的政治活动家。据传说，他为了掌握雄辩术，克服发声方面的缺点，曾嘴里含着石子，在海滨演说。

③ 巴乌曼（1873—1905），共产党卓越的活动家，1905年10月18日在莫斯科遭黑帮分子暗杀。他的葬仪变成了壮大的政治示威。

④ 弗拉基米尔·康斯坦丁诺维奇·马雅可夫斯基于1906年2月19日去世。马雅可夫斯基全家于1906年7月迁居莫斯科。

旅　　途

巴库最好。有起重机，有贮水塔，有最好的香味——石油，此外还有草原。甚至还有沙漠。

莫　　斯　科

我们抵达拉佐莫夫斯克^①。住在我姐姐的朋友勃洛特尼科夫家里。第二天早晨乘轮船到莫斯科。在勃隆纳雅街上租了一所小住宅。

在莫斯科的事情

饮食很坏。每月领抚恤金十个卢布。我和两个姐姐读书。妈妈不得不出租房屋并且给人家做包饭。屋子坏极了。住在那里的大学生都很穷。都是社会主义者。我记得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是“布尔什维克”瓦夏·康德拉基。

一件可喜的事

家里差我去买煤油。五个卢布。杂货铺却找回了十四个卢布五十个戈比，净赚了十个卢布。我觉得内心有愧。绕店铺转了两次（《爱尔福特纲领》使我不安）。“算错了的是谁，是店主还是店员，”我悄悄地问伙计。“是店主！”我于是买了四个蜜饯果皮面包吃。剩下的钱去主教池^②划船花了。

① 靠近莫斯科的一个乡村。

② 莫斯科的一个水池。

自从那次以后我就不愿看见蜜饯果皮面包了。

工 作

家里没有钱了。我便不得不作画和烙画。特别记得复活节的彩蛋。圆溜溜的，象门一样旋转而且嘎吱吱地作响。我把彩蛋卖给了涅格林那亚街上一家手工业品商店。每个卖十个到十五个戈比。从那时起，我对贝姆^①之流，对俄罗斯风格和手工业方式便怀着无限的憎恨。

中 学

转学到第五中学四年级。^②常得一分，很少是二分的。课桌下面放的是《反杜林论》。

阅 读

对文学作品完全不买账。只读哲学。黑格尔。自然科学。但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。没有一种艺术作品比马克思的《序言》^③更引起我的兴趣。学生宿舍里传出来秘密印刷品。《巷战战术》等等。我还清楚地记得蓝色封面的列宁的《两个策略》^④。我喜欢那本书的页边齐字切掉。这样便于

① 当时年轻的女水彩画家，她的画的风格是伪俄罗斯的。

② 马雅可夫斯基于1906年8月入莫斯科第五中学四年级；1908年3月1日离校。

③ 指马克思所写的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的“序言”。

④ 指列宁的著作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两个策略》。

秘密传送。这是最经济的美学。

第一首半调子诗

第三中学出版了秘密刊物《怒潮》。我有点不愉快。别人写，难道我就不能么？！我便开始乱写起来。结果是写得意想不到地富于革命性但却简直不象诗。宛如现在的基里尔洛夫城^①。现在一行也记不起了。我又写了第二首诗。结果是抒情的。我觉得这种心情与我的“社会主义的品质”不一致，便压根儿不写了。

党

1908年。我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(布尔什维克)^②。参加工商业组的考试。^③通过了。担任了宣传员。我先去找面包师傅，然后去找鞋匠，最后去找印刷工人。在全市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莫斯科委员会的委员。委员中还有洛莫夫、波沃尔热茨、斯米道维奇^④等人。我自称“康斯坦丁同志”。在这里不曾有机会工作——我被逮捕了。

① 在俄罗斯联邦沃洛格达州。此城是十四世纪时在基里尔洛一贝洛塞尔斯基修道院附近兴建的。该修道院现已改为古代俄罗斯艺术博物馆。

② 马雅可夫斯基于1908年初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(布尔什维克)。

③ 此处不应照字面理解，这句话显然指马雅可夫斯基完成最初的党的使命而言。

④ 波沃尔热茨原名韦盖尔，1908年担任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。斯米道维奇，1908年担任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。

被 捕^①

1908年3月29日，我在格鲁兹尼区^②遭到搜捕。地点是在我们的秘密印刷所。我把笔记本吞下肚去。连通讯处和笔记本封面。押到勃莱斯尼亞警察分局。落在暗探局的手里。后来又转到苏谢夫斯卡娅警察分局。检察官沃尔坦诺夫斯基(显然他自以为是狡猾的)强迫我依照口授的话写口供：他们控告我书写传单。我老是把口授的话写错。把“社会民主”写成“社回明主”。大概是通过了。所以将我交保释放。在警察分局里，我怀着困惑的心情读完了《萨宁》^③。不知为什么每一个警察分局都有这本书。显而易见，是要拯救人的灵魂的。

出狱。差不多做了一年党的工作。后来又坐了一个短时期的牢。^④他们查出了一枝手枪。父亲的一个朋友，克烈斯泰监狱副狱长马赫穆德贝科夫^⑤偶然在我家里中了埋

① 马雅可夫斯基是于1908年3月29日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（布尔什维克）莫斯科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中被埋伏的警察捕去的。他们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七十份《资本主义新攻势》传单，七十六份《工人之旗》杂志和四份《战士报》。经检察官沃尔坦诺夫斯基审问后，由他的母亲担保释放。

② 莫斯科的一个区。

③ 阿尔志巴绥夫的一部鼓吹色情享乐的小说，声名狼藉。

④ 1909年1月18日，马雅可夫斯基在街上第二次被捕，旋于2月27日释放。这一次没有对他起诉。

⑤ 克烈斯泰监狱是莫斯科的一个监狱。当时，马赫穆德贝科夫是莫斯科邮政局的职员。

伏被逮捕，他声明手枪是他的，他们便把我释放了。

第三次被捕^①

我们的房客（科里采[假名叫做莫尔恰采]、盖鲁拉依杰斯等）暗中布置塔干加^②的越狱。为的是搭救几个女苦役罪犯。诺文斯克监狱越狱的布置顺利完成。我被逮捕。不愿坐牢。便在狱中起哄。他们把我从这个警察局移到另一个警察局，——我进过巴斯曼、梅尚、姆雅斯尼等监狱，——最后进了布特尔基。关在第103号单人牢房里。

在布特尔基的十一个月

这在我是最重要的时期。经过理论与实践的三年之后，我开始钻研文学作品。

我读了所有最新的作品。象征派——别雷，巴尔蒙特。形式的新颖把我吸引住了。但总觉得格格不入。这些主题、形象都不是我的生活中所有的。我自己也曾试过，要写得同样地好，不过是写别的事物。哪知道，就是这样来写别的事物——却办不到。结果是很不自然，好象革命的哭诉，例如：

① 1909年7月2日，马雅可夫斯基因诺文斯克监狱女政治犯越狱事件牵涉而被捕。起初关在巴斯曼警察局，后来又关进姆雅斯尼警察局，最后因为“行为粗暴”于8月18日被送到中央流刑监狱（即布特尔基）。

② 莫斯科的一所监狱。

树林披上了金黄和紫绛，
阳光在教堂圆屋顶上游戏。
我期待着：但是在岁月中，
无数痛苦的日子已经消逝。

我在整本的笔记簿上写满了这样的诗。感谢那些典狱官——他们在我出狱的时候把笔记簿没收了。否则我还要把它们发表出来哩！

读完了现代作品之后，便向古典作品进攻。我读了拜伦、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。最后读的一本书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没有读完。夜里有人来喊：“带上东西走！”因此我不知道卡里宁家的故事是如何结局的。

我被释放了。本来要流放到土鲁汉斯克^①三年（暗探局早已决定）。马赫穆德贝科夫在库尔洛夫^②面前帮了我的忙。

我在狱中的时候，他们还追究了第一次案件^③——罪是犯了，但是年龄幼小。交警察局监视，父母负责。

① 西伯利亚的城市，革命者往往流放此地。

② 当时俄国内政部副部长。

③ 莫斯科高等法院审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（布尔什维克）莫斯科委员会秘密印刷所案件的法庭于1909年9月9日组成。法庭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有罪的，但他的犯罪属于“无知”。决定交给父母负责监视。马雅可夫斯基遂于1910年1月9日被释放。

所谓进退两难

怀着不安的心情出狱。我所读过的一些作家，都是所谓伟大的作家。但是要写得比他们好，那是多么容易啊。现在我已经有了正确的世界观。只是还需要艺术上的经验。从什么地方得来呢？我是一个缺乏知识的人。我得受严格的训练。可是我曾经被中学撵出来，甚至被斯特劳冈诺夫工艺美术学校撵出来^①。如果留在党内，那就必须做一个地下工作者。做了地下工作者，对我来说，就是不能学习。前途就是终身写传单，发表一些从那些正确的，但不是经我深思熟虑过的书本上引来的意见。如果我所读过的东西一旦统统抖掉，还会剩下什么呢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。可是这个武器不是落在孩子的手里了么？如果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，那末这方法是容易掌握的。但是遇到敌人怎么办呢？总之，无论如何我不能写得比别雷更好。他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把一个菠萝抛上天”^②，我却唉声叹气地说：“无数痛苦的日子”。对于别的党员来说是好的。他们还念过大学。（当时我是很敬重高等教育的——虽然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！）

我能用什么来和那个袭击我的旧时代的美学对抗呢？

① 马雅可夫斯基1908—1909年曾在该校预备班学习。

② 引自别雷的诗《在山区》。别雷（1880—1931），俄国反动作家，象征派理论家之一。